

20150124 在高雄，你必須知道的公投一二三事系列講座－美濃農村發展定位

謝謝張老師，其實我覺得今天應該所有的時間都留給張老師，然後讓他有機會把這個說完，因為我自己在下面聽，聽了都滿入神，那今天其實這個活動是由島國前進在高雄這邊辦公室的夥伴，那他們所去籌備的一個活動，那我只是某個程度上是受邀來參加，那對我自己來講是要把農村上面的發展跟高雄現在我們正在，就是島國前進現在所正在推動補正公投法的運動兩者之間要把它連結起來，我必須要很老實的講，對我來講非常非常的困難，幾乎快要成為一個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在於說，可能對我自己來講，我自己對於農村的認識，那包括對我們在農業產業政策上面發展所面臨到的一些瓶頸，是完全的知識不足，那對我自己來講還在一個學習的過程當中。

我這樣說好了，就是我生長在可能剛剛張老師所描述的那個過程當中，所謂在農村裡面的年輕人口外移的過程當中，因為我父母其實是在現在的新北市，以前的台北縣的汐止，我不曉得在座有多少人聽過這個名字，那汐止這個地方以前在北台灣是一個，算是一個可以說是很多農田的地方，因為我爸爸他年輕的時候，其實就是在種田，那後來種田沒有辦法滿足家裡面經濟上面的需要，跑去當礦工，那後來就帶著，希望讓我們這一代有比較好的教育環境，就搬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那我自己現在其實又回到汐止去住，但是我現在所居住的汐止我是絕對不會把它描述成一個任何跟農業有關係的地方，因為全部都是新蓋的大樓，那我已經看不到可以認真稱得上農田的地方。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比較小的地，譬如像是像我爸爸年紀大，我現在搬回去汐止住，比較主要的理由就是希望能夠就近照顧爸爸媽媽，住在樓上樓下這樣子的關係，那我爸爸他剩下的那小小的地其實是去種青菜，就完全是一個，可能連自給自足都稱不上，就完全是一個休閒娛樂式的活動，那當然那個菜種回來，對我們來講，我們會覺得非常的棒，可以吃。

那真的開始對農業的這個問題開始有比較淺的接觸，其實是跟我自己的後來的人際關係比較有關聯，那其中一個人際關係是認識一個人，我相信在場的各位可能很多人都聽過他的名字，叫作蔡培慧，她是台灣農村陣線，那當然會認識培

慧主要還是在社運的脈絡當中，但是除了在做社運農陣的朋友，包括培慧，所謂在農村裡面整個他們希望能夠去維持整個除了大家在媒體上面比較看到多的土地正義，大埔的案子以外，他們事實上其實非常關心整個農村裡面產銷的系統，然後也非常關注小農，所以那個時候在培慧的，我也不曉得是要求還是命令之下，她就丟了一本書給我，說你要回去看這本書，這本書看完以後要我寫推薦文，那那本書是，就去出版，好像叫《小農復耕》，剛好就是剛剛張老師所講的，聯合國把它界定成是一個家庭農業年，他們所出來的一本書。

那第二個是，其實就是陳為廷，他因為在苗栗的那個地方長大，那他希望能夠找很多年輕人回到苗栗那個地方，重新地帶給那個地方能夠有新的發展跟新的建設，那所以後來他雖然退選，但是他在苗栗那個地方的關心還是沒有改變，那因此也有跟他到苗栗那個地方去，跟那邊實際上面在從台中的...東勢，然後東勢有一個種水果的地帶是跟苗栗那邊連結起來的，然後去那邊去做調查訪問，然後去聽那邊他們的農家所面臨到的一些困境。

但是我必須要很老實的講，這些內容對我自己來講都還是一個學習的過程，而且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非常淺薄學習的過程，都還沒有真正的可以說是深入到任何可以拿出來談論的程度，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所以我剛剛聽張老師在談的時候，我其實很有興趣，才會覺得說其實我們可能在今天這個活動的設計上面，我覺得倒不一定要一定要跟現在我們正在推行的補正公投法，回復直接民權的活動連結在一起，我覺得光就農村農業發展的政策上面，然後能夠藉由像今天這樣子的活動，然後像張老師這樣的人，能夠進一步深入地去談，去探索未來的可能性，我覺得光這樣子其實就滿有意義的。

那我其實應該先跟各位道歉，因為我今天上午在台北有另外一個會，那那個會導致下午，我忘了跟他們說其實完全不要等我就直接開始就好了，讓大家等非常非常不好意思。

那今天上午的那個會其實也是我剛剛跟各位在說明的脈絡下面，其中一個島國前進我們接下來要接下來去拓展的活動，那條軸線的活動是包括我跟一群朋友我們過去幾年一直在推動臺灣社會的改革，其實比較著重發展是在可能跟自己的專業或者是跟自己比較有興趣的領域相關，其實都是偏重在法律面跟政治面上面。

那但是這幾年累積下來，我自己開始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個問題是在社會經濟發展面向上面，特別是在產業發展的面向上面，自己關注的其實並不夠，那我會覺得那個是臺灣未來發展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迴避，一定要去面對的問題，那也就是說，在很多可能大家所謂稱為社會運動也好，公民運動也好，我們常常看到的現象是說，我們反什麼，我們不要政府透過不正義的程序去徵收土地，那我們不希望透過黑箱的程序去訂服貿協議，我們不希望大財團或者是政府他去破壞我們的環境。

那但是在另外一個層面上就整個產業發展的政策上面是，我們要什麼，針對要的那個目標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有可能去達成，臺灣接下來在產業發展上面要如何從現在的這個狀態能夠去進行調整，那是我自己其實沒有，很少在公開的場合談，但是我自己一直不斷在思考的問題，那因為從大學裡面看到年輕的畢業生，他們在進入就業市場的時候會面臨到的問題，會讓我非常的擔心接下來怎麼辦。

我講一個具體的例子好了，我上個禮拜碰到一個台大工學院的教授，他跟我說他好的學生，他帶出來的學生，現在在臺灣只剩下一個地方可以去，叫作台積電，除了台積電沒有了，如果不是台積電的話，有很多人就跑去美國，要不然就跑去中國，情況大概就是這個樣子，那他很擔心說未來該怎麼辦。

那其實我們剛剛看剛剛的那個現象，我自己就會去想說，臺灣的社會其實花了很多的資源在那些所謂的好學生身上，你說一個台大的工學院的PhD出來以後，我們大家就可以想像，從小學到研究所畢業，你說他很會考試，這沒有問題，但是整個社會在那種人身上花了非常多的資源，栽培出來的人才其實對於臺灣接下來的產業發展上面，或者是說對於這個社會才正應該可以讓他發揮的時候所選擇的是他跑到其他的國家去發展，從人的角度上面來講，你很難去說他做錯了什麼事情；從政策面上面的角度上面來講是說，我自己在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會覺得好像我們用整個國家的資源在幫其他的國家養人才，那這件事情是不對的，我們要想辦法去改善。

但是現在面臨的瓶頸對我自己來講，不好意思我前面先扣合著剛剛聽張老師講那些，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今天的，我到自己目前為止的一些想法。但是你到真正的這件事情要怎麼解決的時候才變得困難，就是現在開始慢慢去標定問題，我覺得開始那個問題已經都可以慢慢收斂起來，但是把問題標定了以後，你要想出一個在實際的操作面上可行的solution，它的解決方案在哪裡，這個是現在真

正困難的問題。

但是這個真正困難的問題，我大概在很多不同的場合當中聽到一些前輩或是所謂的專家，他們拋出來的時候，我老實講我還沒有聽到比較具體的答案，或者是已經有人已經有比較具體的答案，只是他還沒有獲得那個政治上面的權力或者是適當的位置，把那個答案去實踐出來，上一次在新...就是說2015年新年的時候，我們跑去苗栗、跑去台中，去跟很有經驗，一輩子都在作農的前輩聊這件事情的時候，在他的觀點他就會認為說，我們政府的農業政策就是沒有政策，他就跟我說你不用問說我們的農業政策有什麼錯誤，因為我們的農業政策就是沒有政策，那在沒有政策的情況之下，那些農人他們被迫你自己要想辦法去找出路，所有的成本，就是面對這些困境所有的成本都是由這些農人自己在加以承擔。

那在產業面上面是不是也是有相同的狀況要如何的來加以調整，我過去這一兩個月其實不斷地在進行去拜訪一些產業界的前輩，那因為那些產業界的前輩，我也怕我拖累到他們，因為在社會上面我可能比較清楚的形象是一個暴動份子(全場笑)，所以我比較怕去拖累到他們，就是一個私下去徵詢的方式。

那...我這樣講好了，有人在高科技的產業當中賺了很多錢，但是他現在到了五十幾歲、六十歲的年紀，他會跟我說我們過去那套方式沒有辦法再用，傾國家的資源、政策上面的資源去扶植某一些特定的明星產業讓它爬起來，在那個過程當中，能夠參與獲利的只有少數的人，大部分的果實是被少數人拿走，其他人是沒有辦法去參與那樣的過程。所以對於政府後來腦袋裡面還要想去複製以前那一種IC產業、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模式，他雖然是一個走過來的獲利者，他完全反對，不管是什麼兩兆三星發展的方式，還是生技產業發展的方式，你想要用臺灣的資本加上政府的資源，去配合美國的科技、中國的市場，完全按照這樣的模式繼續去搞下去，我們所現在面臨的困境，包括年輕人所面臨的困境只會越來越嚴重，那個不是解決的方案。

但是他也很坦白的跟我講說，你如果問我說現在的solution在哪裡，我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因為他所熟悉他知道的就是以前是怎麼過來，他可以告訴我說，過去那樣的模式在那樣的環境下面為什麼會成功，他們那批人為什麼會賺到那麼多的錢，但是那套模式在現在臺灣現在發展的狀況之下已經沒有辦法，他說一個台大優秀的學生到他的企業裡面來，其實在他的那個企業當中只是成為那個企業生產模式的一顆螺絲釘，過了一二十年，來公司以後表現很好，過了十年你

可能會升到經理級的人，但是現實上面拿到的薪水在台北市還是買不起房子，那個是已經是很幸運在那個公司裡面找到一個不錯的工作，而且爬到經理級的人他們所面臨的困境，那你更何況是說其他的年輕人他們所面臨到的問題。

那因此就是在這樣子的脈絡下面，我才會希望說島國前進除了等一下會簡單地跟各位說明一下我們現在在做的工作以外，我會另外希望開一條軸線，就是去討論我們在產業上面未來應該要發展，要如何的突破困境有新的想像，那找以前曾經，不要講以前曾經，就是找以前成功的人成功過的人，現在在過去的那個模式下面，但是有反省，那樣子的人跟比較新的世代，比較中小型的，剛開始產生的新的年輕人，不管是創業還是工作者甚至是一個公會的組織者，他們彼此之間的互相的討論跟對談，那開始慢慢去搜尋去找我們接下來所應該要去可能可以發展的一個方向。

那樣子一個論壇我可能在比較最近當中，我可能會開始慢慢地試著去辦，我先把它那個暫時取名為島國前進的社會經濟論壇，那可能等到第一場出來的時候，各位有興趣可以再看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參與，那不過剛開始很抱歉可能因為受訪者的關係，我們第一場可能還是會在台北進行，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再到其他的不同的地方去辦。

那就島國前進我們現在目前所在進行的工作，在上個禮拜的新聞當中，或許各位已經多多少少有看到我們正在發起一個還權於民的工作，那還權於民這樣的動作，現在那個行動的代號是稱為「410還權於民」希望透過給現在的國會進行施壓的方式，把本來屬於人民的直接民權還給人民，在1129以後，大家在媒體上會看到很多有關於憲政改革的討論，或者是很多政治人物他們提出關於憲政改革的看法。對於憲政改革的這件事情，它不僅僅是去年太陽花運動的時候所提出的公民憲政會議那樣子一個想法的延伸，也真的是在我們過去七次的修憲過了以後，目前臺灣的代議民主運作的現況還是出現那麼嚴重的問題，一定要做的一個很大的改革工程。

那只不過說呢...那個改革工程的進行，它現實上面所遇到的門檻非常的高，在立法院裡面你幾乎是各黨各派大家都要形成共識，如果我們要按照目前我們所適用的這套憲法的修憲程序的話，每一個黨、每一個派幾乎都要同意才有可能會修憲。那過去這段時間有人丟出了所謂內閣制的想法，也有人說我們要維持現在的制度，那當然丟出內閣制的想法的人他可能馬上就要面臨到說，那我們的總統

是不是要繼續維持直選的方式, 如果你要採行內閣制, 那有一個直選的總統出來, 那個總統有沒有可能是一個虛位的總統, 那還是說為了要改行內閣制, 你要放棄直選總統的權力, 總統不要直選, 我先做一個簡單的民意調查。

在場贊成改採內閣制, 總統不直選也沒有關係的請舉手, 欸?! 半個人都沒有(全場笑), 那我再問第二個選項, 我們改採內閣制但是繼續維持直選總統, 這直選出來的總統就是一個虛位元首, 對外代表國家, 贊成這樣的方式的請舉手, 一位兩位, ok, 根本反對為了改採內閣制而不直選一個實權總統, 根本對這樣的想法是反對的請舉手, 這麼多人, 難怪朱立倫先生現在在撤退(全場笑), 為什麼我說他現在在撤退? 他1129以後第一次要宣布說他要選黨主席的時候, 他喊的憲改是很直接喔, 說他要採什麼? 內閣制。

那但是, 因為我看過好幾份民調, 臺灣人願意放棄直選總統權力, 直選實權總統權力的比例低於20%, 那我看過的那些民調, 我相信朱立倫先生他自己的智庫或是國民黨, 一樣也都會去做民調, 那些數字他都會看, 所以我那個時候看到那個民調的結果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另外一個論述, 在搞憲改的論述團隊, 我就在內部的論述團隊裡面跟他們講說, 我的判斷是朱立倫馬上要撤退, 就是要從內閣制撤退, 他一定會從回復國會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這件事情開始, 結果果不其然, 我在跟他們講做了那個預測以後, 朱立倫他馬上就對外講, 說我們至少要那個恢復行政院長要經過國會同意, 那直選出來的總統是負責外交國防跟兩岸三個領域, 結果朱立倫這個話一講出來以後,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後續的一些反應會發現說, 馬上引來了一陣非常強烈的嘲笑, 那個嘲笑的内容就是說, 朱立倫傻傻的連什麼是內閣制都搞不清楚, 因為他所講出來那個東西絕對不叫內閣制, 他所講出來那個東西有人說那是半總統制, 有人是雙首長制, 沒有關係, 那只是名稱上面的問題, 但是絕對不會是所謂的內閣制, 好。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現在國會的席次有113席, 113席他過來的過程是, 我們早期全面開放, 不要講全面開放, 是還給臺灣人民權利, 國會全面改選的時候, 我們立法院的席次大概維持著是160左右的水準, 後來調漲成225席, 之所以會調漲成225席, 是那個時候為了要配合凍省、廢省, 省廢掉了以後, 你就要去照顧那些省議員的政治出路, 所以才一口氣多了60幾席出來, 變成225席, 我講得直白一點, 就是給那些人糖吃, 叫他們不要吵, 就是用國家的資源給那些人糖吃, 你們不要吵, 本來只有160幾席的立法委員, 你們這些省議員擔心凍省了以後沒有工作, 謀緊(台語), 你就轉戰立法委員, 所以提到225。

一提到225席的時候，因為那個整體的國會素質，結果每次講到這邊都有點停頓，因為我想要形容的是整體的國會素質下降，但是這樣的形容感覺好像本來有一定的水準(全場笑)，所以才有下降的問題，不過沒有關係，大家瞭解我的意思以後，我就這樣順著講下去，整體的下降，素質下降了以後，大家對於國會裡面的那些人的表現非常的反感，所以那個時候才會有強烈的壓力，就是要求要再去減少立法委員的席次，那當然後來過了立法委員席次減半，有很多人說那個是林義雄他用他自己的道德光環所造成的政治錯誤，但是我事實上我要幫林先生講一句公道話是，立委席次減半這件事情是各個政黨他們在2001年跟2004年參選立法委員的時候，他們自己提出來，他們自己提，他們在政見上面這樣提，林先生要求的只有說，你們提了這樣的政見，你們必須要兌現，必須要履行，所以他要求的是還權...沒有，他要求的是「誠信立國」，你敢開這樣的政見，你當選了以後你就要履行，要不然你一開始就是騙人，好。

那不管怎麼樣，回到現在113席的狀態，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現在都講說我們必須要提高立法委員的席次，現在的喊價各有不同，有的喊說160，有的說160還是太少，大概要220，有的喊說要250，要250席才夠，對不起，我先問一下大家的想法，贊成我們現在立法委員席次要增加的請舉手，ok，反對的請舉手，欸，那其他的人呢？還沒有清楚的想這樣的事。你們覺得大部分的人民會不會贊成立法委員的席次要增加？

(觀眾：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嘛，那我現在假設一個狀況，就是我們過去在修憲的時候，有一個很明顯的特色，那個特色就是朝野的政黨菁英他們談好了以後就修憲成功，不管是第一次憲法增修條文的修憲，還是到1997年關鍵性的修憲，在1996年開了一個國家發展會議，他們先開會，喬好了，修憲就會過。

臺灣人民從來沒有直接參與過憲法修正的過程，從來沒有，到2005年修憲的時候，增加了一個修憲必須要人民公民投票同意，那當然修憲要人民公民投票同意，在我們憲法修文當中，他設了非常嚴格的門檻，那個門檻是說，要900萬人以上同意那個修憲案，要全部的投票權人數過半數要同意，那就是900萬的同意票，那還不是900萬投票，是900萬的同意票以上，好，我們先不管設那個門檻本身的不合理跟它所可能會產生的扭曲效果，但是憲法的修正要讓人民可以參

與決定的這個理念，我相信應該沒有人會反對，還是在場有人會認為說，什麼人民參與那都是假的，我們這個國家就是太民粹，我們應該要採用菁英修憲的方式，由學者專家擬定一套好的憲改方案，就按照這樣子去走，有人贊成這樣的看法嗎？好。

接下來我大膽的預測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們要怎麼做，第一個，降低目前修憲的門檻，現在目前修憲的門檻，對不起，有沒有筆？前面這個是在國會裡面的程序，四分之一以上的提議，四分之三出席，出席四分之三同意，等於在113席裡面，現在只要有29個人杯葛，任何修憲都不要談，他發動的權限是全部集中在國會當中，那當然你從比較憲法的觀點來看，修憲的程序的發動為什麼要由國會所壟斷？這件事情是可以被檢討，為什麼人民自己不能夠發動修憲？這個是我們國家現在修憲的程序的制度可以被檢討，但是現在我們在討論的門檻其實是兩個層次喔，一個是國會內部，一個是人民參與，人民參與的這50%要同意的這件事情，這個門檻它的設計會產生不公平跟扭曲的效果，就像公投法現在設置50%的投票門檻是一模一樣。

那但是人民同意的這個關卡，就是這裡是人民的參與，人民必須要公投同意的這個關卡是去防堵這一群人他們去進行自肥式的修憲重要的保護機制，所謂自肥式的修憲，以前的經驗很多啦，從我剛剛講的，160幾席的立法委員席次提升到200多席，其中一個例子，那第五次修憲的時候更離譜，第五次修憲的時候是自己修憲延長自己的任期，那個時候還是國大代表修憲的時候，那時候國大修憲，自己修憲自己延長自己的任期，那為了怕立法委員在那邊叫，所以他也修憲的時候也一併延長立法委員的任期，就是我們攏嘸他呷啦(台語)，大家都高興，你們也不要吵。

我所擔心的事情是，接下來的修憲程序，現在朝野真的有共識的是降低修憲的門檻，第一個有共識的是降低修憲的門檻，這個我贊成，但是如果他們接下來要所推的降低修憲門檻的方式是不要讓人民參與，就人民參與沒有了，立法院裡面經過一定的表決權數，譬如說啦，這個把它降到三分之二、三分之二，這謀水啊(按：白板筆沒水)，這個把它降到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人民的參與先不要，這個修憲一旦過了以後，接下來的修憲就危險，所謂接下來修憲就危險就很有可能再回復所謂自肥式的修憲那樣子的模式，那這個是我們接下來大家要非常注意的事情。



不好意思，我講太久了，我最後只講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現在除了憲改的議題持續在推動以外，我們之所以在立法院的下個會期要求要補正公投法、要修選罷法的目的就是要拿回我們的直接民權，這個東西不需要透過修憲，不要讓他們用修憲當藉口，透過修正法律的方式就可以達成，修一個公投法，修一個選罷法，而拿回直接民權，拿回直接民權是可以去矯正目前代議民主所產生的缺失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我們才會在這個階段，除了讓憲改的這條改革軸線一直跑以外，另外一個改革的軸線是不要讓現在的立法院，特別是國民黨他們去逃避他們目前掌握國會多數所應該要去承擔面對修法的責任，那這件事情我們希望在這個會期，現在其實已經，到昨天為止應該上個會期已經結束了，馬上在二月開始的時候要新的會期，我們希望能夠集中火力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民主改革的工作。

不好意思，我講太久了，我就先到這邊，請張老師。

(Q&A)

(黃國昌部分)

提問1：想問黃老師這邊是關於說，我們島國前進前幾天的記者會幾乎是沒有什麼新聞效益，大多數都被槍戰跟柯文哲蓋掉，那我們接下來的行動，就是不管是拜訪國民黨團或是親民黨團還是個別立委，有沒有什麼行動可以來增加我們在410行動上面的媒體上的能見度，或是有什麼其他的作法。

在媒體上面的操作跟效應能夠操之在自己的成分的不多，它會隨著外界時事上面的變化而產生影響，那接下來的這個運動，當然從媒體上面的效應越多，對我們整個活動的宣傳會越有利，這完全沒有問題，那但是接下來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倒沒有說把全部的希望把它放在媒體效應這件事情上面，因為你如果是用這樣子的方法去設定的話，你很容易會失敗得很難看，因為等於是你那個運動的成敗全部放在媒體上面的效果，我自己不會這樣子去界定。

那以410還權於民的這個運動來講的話，我們接下來大概會分兩個時期做不同的宣傳，因為這次的活動除了島國前進以外還有割闌尾的團隊、公民1985還有人民作主，那這次要的直接民權也不是只有公民投票的權利，罷免的法制也要改，那因為現在就直接民權的行使，目前實際上面有在進行的就是2月14號要去罷免蔡正元的投票，2月14號以前我們基本上是除了這個活動並行以外，會去協

助配合割闌尾團隊他們在做的工作，因為我們雖然好像島國前進主要在做補正公投法，割闌尾在做罷免，但是我覺得一個團體如果能夠，我稍微講一下好了，就是我没有把團體的本位主義放得那麼重，島國前進先去幫割闌尾團隊在做那件事情，我覺得沒有問題，因為那是有意義的事情，而且做成功那也是我們要的改革，那只是各位猜一猜，2月14號投票率會不會過50？覺得會過50的舉手，哇！好好好，我只要對外媒體問我，我都說要要要我們會過50(全場笑)，但是你如果關起門來問我的話，很難，真的很難，除非蔡正元有那個guts出來號召他的選民出來投票。

所以我那個時候在臉書專頁看到一個什麼「蔡正元委員我們永遠支持你」還是什麼的，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臉書專頁，我看那個臉書專頁的時候，我滿興奮的，我說，嘖，非常的好，所以我也去那個臉書專頁按讚(全場笑)，然後我也去幫那個臉書專頁promote，說這個就是真的民主，支持蔡正元的人你們一定要出來投。

但是我後來問一些朋友，我其實心裡面就覺得說那個到底是真的還假的，是真的支持蔡正元還是假的支持蔡正元，結果我問，很多人都跟我說，因為我可以很老實的跟各位說，我不知道他是真的還是假的，然後我後來跟一些朋友聊，那朋友說你怎麼會那麼單純，那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啊(全場笑)，就是根本不是真的在支持他的，對不起，講岔了回來。

2月14號在目前割闌尾他們所引起的注意，2月14號如果投票率沒有過50，你覺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你有好幾懂解讀嘛，第一種解讀就是說，蔡委員真的做得還是滿得港湖區居民的認可，所以投票沒有過，譬如我隨便講個數字啦，投票率達到40幾%，40幾的人出來，95%以上全部都是要罷免他的，如果投票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在目前的制度下沒有過，你覺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去要求制度改革的呼聲就會非常非常的強，那那個會牽涉到在0214以後再接下來要去做的事情，我們可能在全國要分各個縣市，因為下禮拜要去給他們簽承諾書，拒絕簽承諾書的立委在各個他們的選區當中去施壓，一路這樣子的活動一直推到4月10號為止。

那你如果問我說會成功還是不會成功，我最誠實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參與一個運動是我覺得會成功，所以才去做，絕大多數的經驗都是一開始的時候，你如果問我的真心話是，我覺得成功的機會不是很大，但是很重要，所以

要去做，那用這樣的心情去做的時候，到最後反而會成功，我自己過去啦這兩三年的經驗一些想法。

那個農業政策我真的，真的不懂，就完全要請教張老師，我自己在學習，我真的自己還在學習，不過我可以跟各位分享我一個經驗，那個經驗是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我去超級市場買東西，我買不太起青菜水果，真的買不太起，就貴欸(台語)，就是一個番茄300塊日圓，我那看啊看了半天，我想說這個會唱歌嗎(全場笑)?，我那個時候大概換算一顆番茄台幣100塊，我那時候在日本最常吃的青菜就是那個キャベツ，高麗菜，四分之一的高麗菜，因為那個...你問我說我為什麼吃高麗菜，理由很簡單，最便宜，那是唯一超級市場我看到的蔬菜當中我買得起的，其他的蔬菜其實都非常非常貴。

那我現在有的時候去超級市場買蔬菜的時候，我自己也...沒有，對不起啦，其實我很少去買菜(全場笑)，所以我是那種吃米不知道米價的人，我有一次真的自己去買，我看到一把青菜，沒有很大把，七扎哇摳(台語)，70幾塊，我真的嚇一大跳，我說哇！這樣一把要70幾塊，就跟我以前的認知差很多，但是我後來就想說那把70塊真的到農民手上有幾塊？這個問題是我不知道答案，那我覺得從這些問題當中慢慢去找，可能會開始慢慢發現我們在整個農業的產銷供應鏈上面，在政策面上面可以去思考的一些問題。